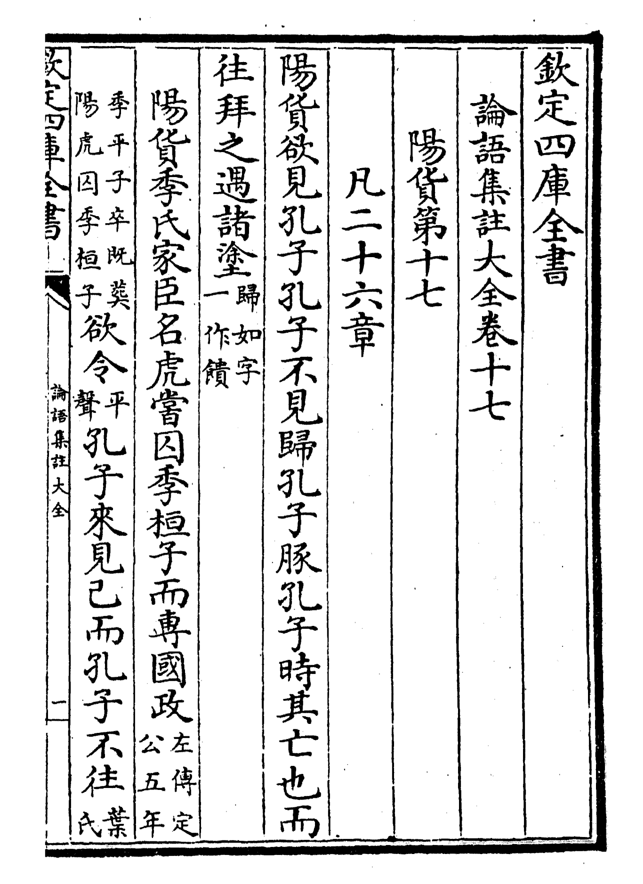


經部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因季桓子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葉氏

（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貨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朔）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己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吴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

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横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絶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

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温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揚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黽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辭答他道亦在其中懐其寳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勉齋黄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爲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爲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速見之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絶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狥物而亦不

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廹而愈剛直不屈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禀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

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

氣質之偏以後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汚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

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

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説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

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憒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不可

與入於善耳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辯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

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為密蓋才禀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㓜而岐嶷越椒自㓜而惡是氣禀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必竟氣禀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吴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

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

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

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温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邪○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咏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胄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

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馬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馬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

邢氏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 ○程子曰聖人以天

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名叛臣逆黨而名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山名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名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實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名亦然○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

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别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絶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説出難為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説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説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

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

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也○勉齋黄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荅顔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寛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寛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

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

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朱子曰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汙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己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 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 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言人之不善不能涴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平聲希 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

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辯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

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知也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耳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涴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涴已之意○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

浼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

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

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

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黄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

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知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禀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人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黄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

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群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慱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旣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周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

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盖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盖詩之正風也○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

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為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

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峯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季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曰後曰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

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

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内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曰穿窬内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内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

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王氏田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慤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

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歟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原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詳見形甸反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蘋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

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勉齋黄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説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説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如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勅六反）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

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曰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自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藴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兖反癰舐神祇反以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舌取物也○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癰痤皆疽之屬也痤徂和反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

問疾上使太子齰癰齰仕客反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弒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

○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新安陳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為功名非矣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弒之心惟患失也蹉跎至此履霜堅氷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

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狥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倖乗間抵罅則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倖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

鄙夫寛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如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廪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禀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禀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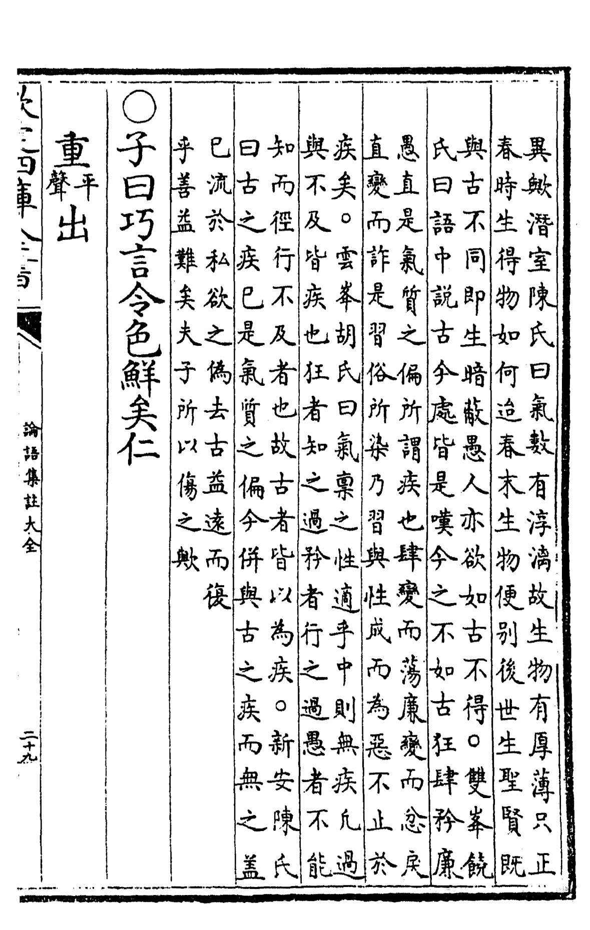
所謂疾今亦亡與無通之傷俗之益偷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閑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廉謂稜角陗與峭同厲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

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



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别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嘆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後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聲）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黑赤而成紫北方之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茍悦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

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邪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黄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辯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

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辯朱紫以目辯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辯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辯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辯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强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

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容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顔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

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輔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抑使能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

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

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曰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徽庵程氏嘗提掇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不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於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

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絶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絶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絶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虧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柞音昨楢音由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煥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已止也言期年

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黄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盖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逹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尹氏曰短喪之説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

敢強上聲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成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朞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取絹反緣去聲○朱子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為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要平聲經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旨美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緊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

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

他覃反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安是殆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問宰我遊

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邪曰又有以宰予為

不容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容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髪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文瑣細之於

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絶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狥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不慮夫壊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盖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

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

聞馬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奕從二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奕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

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
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

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别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

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笥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為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違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徼訐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徼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

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與窒者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

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狥流俗衆必群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

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絶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謄錄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紂殺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

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筯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宫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髪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衡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餘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

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

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說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

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説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説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

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魯齋王氏曰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

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茍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後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枉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趣之一下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

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黄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狥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恵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秪毫辭靈卯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

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甸反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説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

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

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𢀿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孔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晏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朞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繫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叚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己為茍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

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急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雙峯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

得不一一説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説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説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人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比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比例論也○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

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懃誨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絶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

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避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吴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峯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數救反種上聲也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

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絶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峯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

常慼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　植音殖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痴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痴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絶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

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 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説廢君臣之大倫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

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狗禄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狗禄苟仕饕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狗禄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説義便是緫去就都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懐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知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邉○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

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狥禄如世俗之仕者也

○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

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饕。雙峯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流而不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而狥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

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恠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齋黄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

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

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甸反下同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監反朞悲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汙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音短文身裸力果反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

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群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

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制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獘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甞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恠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注大食

朔日與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勸也

干繚缺皆名也

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

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

乎○雙峯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絶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

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 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

之後以嘆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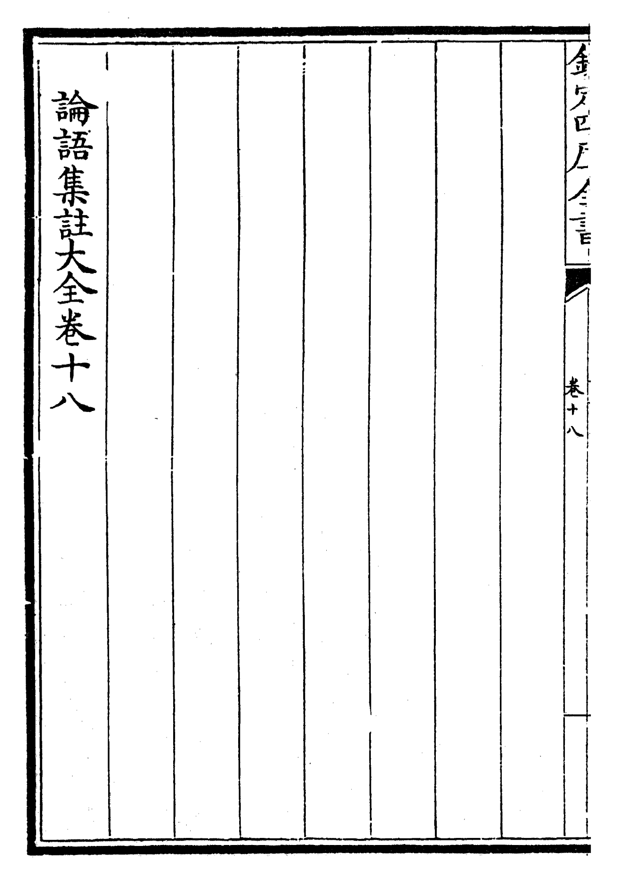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

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

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黄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盖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决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八